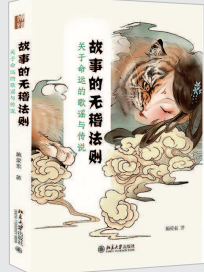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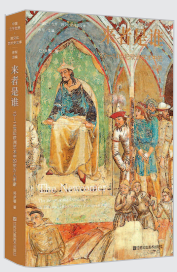


新书掠影



本书展现了中国民间故事发生、流传、变异的规律性和复杂性,那些千姿百态、趣味盎然的古老故事与传说随着作者的调查研究和推理分析浮现其生长蔓延的生机所在。

《故事的无稽法则：关于命运的歌谣与传说》
施爱东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3年2月出版



13-14世纪欧洲艺术中出现了一个鲜为人关注的现象,在意大利绘画中出现了一些东方面孔。本书重点关注东方人图像本身的叙事语言与功能,以及它们如何接纳与融合新的形象。

《来者是谁:13-14世纪欧洲艺术中的东方人形象》
郑伊看 著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2023年3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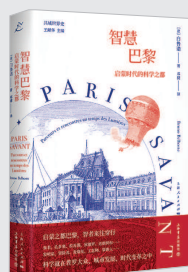
有这样一群被称为“不消费主义者”的人,他们主动选择了一种极简主义生活方式,拒绝资本主义消费体系的裹挟,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本书作者。

《无钱幸福——海德玛丽的不消费主义人生》
[德]海德玛丽·施尔韦默 著
吴珺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3年3月出版



本书以时间为轴,以图叙史,多角度展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景象。作者挖掘中外史料,与图像相佐证,呈现真实的战争与被图像“形象塑造”后的战争。

《由画入史:第二次鸦片战争世界书报刊图叙》
[美]家玉武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年3月出版



本书围绕18世纪充满活力的巴黎科学界展开,作者探讨了巴黎的科技发展在法国启蒙运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展现了现代科学理念如何融入芸芸众生、城市发展、时代变革之中。

《智慧巴黎：启蒙时代的科学之都》
[法]白鲁舒 著
邓捷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23年3月出版

书人茶话

读过的书，都会藏在心里

吴政

近日所读,文化名人的回忆录、访谈录和通信集居多,比如,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丛书的电影导演访谈系列,包括《昆汀·塔伦蒂诺访谈录》《王家卫访谈录》《幻夜奇行:大卫·林奇谈电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英国作家马丁·艾米斯的回忆录《经历》、美国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与埃德蒙·威尔逊的通信集《亲爱的邦尼,亲爱的沃洛佳》,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双雪涛《白色绵羊里的黑色绵羊》,等等。无意的选择所带来的阅读感受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就是书籍在这些文化名人通往他们人生目标的路途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双雪涛在书里所言:它们(读过的书)会在潜意识进入人的脑海,不会直接变成你创造的东西,但是会暗藏在你心里,这就是阅读的意义。

《白色绵羊里的黑色绵羊》：“读先于写”

这本双雪涛最新著作的前两个部分“白色绵羊里的黑色绵羊:谈小说”和“岔出去的一段生活:谈电影”均为访谈录,就像作者在第一部分的“小引”中所追记的那样,“记者与我闲谈,然后把谈话记录整理出来……形成文字稿”。

接受访谈不像独自一人躲在书斋里谋篇布局,能给自己更多的时间思考。与人就某个话题进行对话时,哪怕事先就主题进行过充分准备,回答问题时的脱口而出恐怕最是言为心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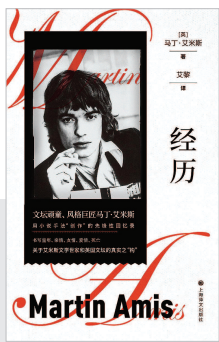
阅读,是遍布整本书的话题,像第二部分“谈电影”中,双雪涛与二十几位导演编剧聊天时就由电影岔出去推荐了好些他读过的觉得非常优质的小说,像石黑一雄的《长日留痕》、斯蒂芬·金的《闪灵》、余华的《活着》、莫言的《红高粱》、刘恒的《黑的雪》、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列夫·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海斯密斯的《天才普雷斯》、斯蒂格·拉森的《龙文身的女孩》……读过的每一本书在不经意时留驻在了记忆里,就等记忆拥有者发出邀请。于是,小说家将阅读与自己的职业联系在一起,并将自己的成果与所读书籍的内在关系毫不避讳、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在第一部分“谈小说”的第一小节“读先于写”里,双雪涛多次谈到过往的阅读经验对自己小说创作的启发。

《阿拉比》是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集《都柏林人》中的一篇,“受到它的影响,我写了《跛人》这篇小



《白色绵羊里的黑色绵羊》
双雪涛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王家卫访谈录》
李惠铭 [英]李沛然 编
邵逸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经历》
[英]马丁·艾米斯 著
艾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说。它与《阿拉比》其实有前后关系,是我看了《阿拉比》之后,才突然感觉到我内心里也有写少年和成人世界的想法,这个想法暗藏在我心里很长时间……”

《我能否相信自己》是余华的一本散文集,它储存进双雪涛的阅读记忆后,发酵出了什么新东西?“当时我就特别想赶紧把书放下,去写小说……这是一种特别内在的声音,是一个先行者通过自己的内在启发了你的内在。”

“读先于写”篇幅不长,仅16页,双雪涛倒拿出六页来跟读者分享了他从小就特别喜欢的《水浒传》。在这六页里,他论证了《水浒传》在中国四大名著中别具一格的特点,分析了林冲这个人物的性格形成逻辑和行动逻辑,举例说明了《水浒传》中人物对话的精准度,更是用加标点标注的方式引领读者欣赏了《水浒传》的动词选用。的确如他所说的那样,“我每次读《水浒传》都感觉到那些动词像一根根骨头一样,使得小说很有质感,很有力量。这一点对我们的写作影响比较大”。引文至少能让我们得到这样几个信息,一是中国古典小说也具备着不亚于西方现代派、拉美爆炸文学等能催生作家创作欲望的元素;二是优秀小说值得我们反复阅读;三是存入我们阅读记忆的文本含金量有多高,得看我们赋予该文本的阅读热情有多少。

《王家卫访谈录》：“这些文字描述了当事人的想法”

当然,中国香港电影导演王家卫没有像小说家双雪涛那样,在接受采访时

直截了当地宣告“读先于写”,但是,《王家卫访谈录》从始至终都透露着这样一个信息——阅读在王家卫的生活中所占的比重有多大。

王家卫总是戴着墨镜出现在公众场合,故而得了个雅号“墨镜王”。除了这一癖好外,坊间还流传着王家卫的一个习惯——他的每一部电影开拍时都没有完整的剧本。传说是真是假?答案就在一篇题为《因为诺拉·琼斯:〈蓝莓之夜〉》的文章里:“当然,我不能说带着白纸一张去现场,不可能。因为我是当编剧开始的,所以我会会有一个粗略的剧本……”众所周知,电影是一门烧钱的艺术,当包括摄影、舞美、化妆、服装、场记、演员、后勤保障在内的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剧组聚集在片场开工后,每一天的花费都非常惊人,王家卫竟然敢拿着粗略的剧本到现场宣布开拍,他的勇气和胆气来自何处?

《王家卫访谈录》总共收录了20篇文章,这20篇文章的采访者几乎都与王家卫谈到了阅读。《凯悦森林的北丐南帝》一文的采访者是中国台湾作家林德耀,我在阅读时被1994年一年王家卫的私人书单惊着了,“现在我正在找书看,目前正在读《资治通鉴》”。倒不是说在名利场讨生活的电影导演就谈不上《资治通鉴》,只是,彼时的王家卫已经通过电影《旺角卡门》和《阿飞正传》稳稳把住了香港最独特导演的头衔,与林德耀对话时又有《东邪西毒》和《重庆森林》两部电影先后登陆院线,他可以在香港电影界随心所欲地大展身手,却肯挤出时间来阅读非聚精会神不能谈

通的《资治通鉴》,为什么?看到此处忽然明白,王家卫拿着简略的剧本就敢在片场开拍的底气从何而来。

与饱读诗书的林德耀对话起来,王家卫丝毫不落下风,呈现出的对话气氛是两个爱书之人的棋逢对手。谈话中他俩涉及到的作家有鲁迅、巴尔扎克、加缪、斯坦贝克、海明威、川端康成、安部公房、三岛由纪夫、太宰治、横光利一、村上春树、马尔克斯、曼努埃尔·普伊格……而被王家卫一再提及的,还有中国香港作家刘以鬯。

毋庸置疑,《花样年华》是王家卫的代表作。在这部电影中,王家卫替男主角周慕云设定的社会身份是报馆编辑、作家,“那时香港的作家不会被视作严肃的作家。他们是1949年从内地来到香港的分子和记者,在香港找不到工作,只能靠为报纸写文章为生。他们写专栏,写美食、赛马、足球赛、保健建议等各式各样的东西。每天必须写很多文章”,在回答周慕云为什么是报馆编辑、作家这一问题时,王家卫如是说。那么,“他们”中有没有一个人名叫刘以鬯?当然,因为王家卫又补充道:“刘以鬯当时很有名,他写了大量的文章。”不难猜测,王家卫将刘以鬯的小说深藏进了记忆,多年以后筹拍《花样年华》,记忆里的刘以鬯一下子在王家卫的电影里“苏醒”,那些书写在画面上的一段段诗意又黯然伤怀的文字,均出自刘以鬯的小说《倒倒》,“这些文字描述了当事人的想法”,而它们在多年以后妥帖地出现在他的电影里,是喜欢阅读的王家卫得到的最好奖赏。

《经历》：“我必须得阅读他所有作品”

《经历》是当代英国“文坛三巨头”之一马丁·艾米斯的一部回忆录。

马丁·艾米斯追溯起自己的成长经历,难免会提到同样是著名作家的父亲金斯利·艾米斯。而马丁能成为作家,父亲的影响至关重要。因而,《经历》中遍布着金斯利·艾米斯的经历,其中,有作家金斯利·艾米斯的辉煌和落寞,有男人金斯利·艾米斯的雄健和衰老,有丈夫与父亲金斯利·艾米斯的爱和怕……而《经历》中最让人念念不忘的,并非金斯利·艾米斯那些八卦的人生经历,而是连缀起马丁·艾米斯作家生涯的个人阅读史以及由此生发的洞见。

1967年10月23日,马丁给远在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父亲及继母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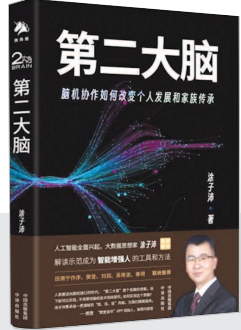
写了一封报平安的信。马丁出生于1949年,也就是说,写这封信时他才18岁。为了打消父母以他不想学习英国文学的误解,18岁的马丁·艾米斯写道:“前几天我在伦敦,看完了《米德尔马契》(花了三天时间)、《审判》(卡夫卡真是傻瓜——花了一天时间),还有《问题的核心》(花了一天时间)……”虽然没有标注,想必马丁·艾米斯花了一天时间读完的《问题的核心》,是他的同胞、著名作家格雷厄姆·格林的长篇小说。《米德尔马契》《审判》和《问题的核心》,对18岁的少年而言,构成了一份颇具分量的书单,尤其是他后缀在信末的对《米德尔马契》的评价,显示出了他与年龄不符的文学鉴赏能力,他说:“我觉得《米德尔马契》真是太棒了——这是奥斯汀加激情加多方位。”

这样不同凡响的见解,在《经历》中比比皆是,且随着年龄渐增,马丁·艾米斯关于文学的三言两语,常有他人未曾发过之声,其中,最令人动容的,是对美国作家索尔·贝娄小说的评价:“你和流行小说之间没有对话。相反,同《赫索格》中的赫索格、《雨汉德森》中的汉德森、《洪堡的礼物》中的洪堡,你会有一段对话(你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皱眉、点头、隐忍、阐发、反对、退让——然后是微笑,起先是强而为之的微笑,继而是心悦诚服的微笑。”引文中的“你”,自然是马丁·艾米斯;引文中的小说,都是索尔·贝娄的作品。事实上,马丁·艾米斯是索尔·贝娄的超级粉丝,哪怕牙疼得厉害也要兑现一年见两次索尔·贝娄;谁怠慢了索尔·贝娄,马丁·艾米斯会长时间地耿耿于怀;至于给索尔·贝娄打电话写写信,那更是马丁·艾米斯的生活内容之一。

“那是在1977年……(索尔·贝娄的小说)看了没几页之后,我感觉熟识感逐渐地穿透了我的身心……这儿有位作家,我必须得阅读他所有的作品。”马丁·艾米斯的大多数作品,问世于1977年以后,他读过的索尔·贝娄对他的创作起到作用吗?答案不言而喻。

名人通过公共渠道倾诉着那些读过的书带给他们的影响,普通读者则把过往的阅读经验藏在心里。而阅读《白色绵羊里的黑色绵羊》《王家卫访谈录》和《经历》这样的书,就是对过往阅读的一次回眸、一次激发,让人想起那些曾经夜不能寐过、豁然开朗过、念念不忘过、感同身受过的书,从而真诚地感慨:读书,是多么好的一件事。

三味书屋



《第二大脑：脑机协作如何改变个人发展和家族传承》
涂子沛 著
中译出版社出版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曹雪芹的一句古诗,道出了人类利用“外物”获得发展的秘密。火的使用,令人类学会烹煮食物,抵御严寒,免遭动物的侵袭;石器、青铜、铁器等工具的使用,令人类得以称霸世界,做立食物链的顶端;蒸汽、电力以及信息技术的使用,令人类迅速发展,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加速了城市化、现代化进程,视野和触角已经从地球延伸到宇宙深处和更多未知的领域。“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可以说,一个“借”字,道出了人类发展的秘密。

在万物互联、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日益发展的今天,人类可以“借用”的工具智能化水平越来越高,从满足物质追求、提升作业效率、享受便利生活,逐渐发展到满足精神追求、获得更高层

“第二大脑”：借势者智，借“脑”者王

周宪冲

次提升,实现从低级到高级、从体力向脑力的转化。我们应该如何把握住这种转化趋势,迅速实现个体的飞跃呢?涂子沛在新作《第二大脑:脑机协作如何改变个人发展和家族传承》中指出,“借用”当下脑机协作技术,快速打破“内卷”的有效策略是构建个人的“第二大脑”。

所谓的“第二大脑”就是利用信息、存储等技术构建的数字化记忆体,是生物大脑的科技补充,兼具记录、存储、查找的电脑属性和整合、分析、创新的生物属性,不仅可以解放大脑的重复性不必要劳动,而且可以补充和延伸大脑的思维,催动产生新的创意,从而破解“内卷”,塑造精彩的人生。总的来说,“第二大脑”可以帮助每个人实现强记、强智、强势“三强”。

首先,强记,实现“记忆外包”。人类大脑由大约10亿个神经元组成,约有10000多亿个神经连接。如果每个神经元连接只能存储一个单位的记忆,那么大脑的记忆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为了避免出现空间不足的问题,大脑就进化出了遗忘机制,选择将大量信息压缩或者遗忘,防止信息过载。

爱因斯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而当有人问他不锈钢成分时,他却回答说:“你去查查《冶金手册》吧。”有人问他从纽约到芝加哥的路程时,他回答说:“实在对不起,我记不住,你可以去查查《铁路交通》。”对此,爱因

斯坦给出了解释:“我从来不记词典已有的东西,我的记忆是用来记书本上还没有的东西。”诚然,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话,完全没有必要费力去记忆。这样他们事物就可以及时清空大脑内存,腾出更多精力来进行思考。特别是当下搜索技术的应用,轻易就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答案。以数字存储为基础的“第二大脑”可以补充、扩展更多硬件存储设施,无限的存储容量将远远超出第一大脑,搜索得到的答案也将更加智能、快捷、富有个人特色。所以,如果说大脑属于身体内部生物记忆,那么“第二大脑”则是可以借助的外部记忆库。

其次,强智,实现“深度思考”。记忆的作用不一定是为了记住过去,而是通过思考帮助我们走向未来。在当下信息时代,互联网上的超级链接让人失去了思考的焦点。当新的信息如潮水一样冲击我们大脑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只能留下浅浅的印象,所以互联网绝对不是好的记忆工具,更不是好的思考工具。

相比于互联网,书籍阅读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它聚焦主题,按照一定的思考框架或者逻辑框架层层深入。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由浅入深、由零散向系统化进行理解和思考。“第二大脑”架构类似于书籍,与互联网的横向链接完全不同,采取数据库的管理模式,能够“像人脑一样”存储数据,不仅有逻辑

层次,还有信息之间的相互关联。

要知道,创新的本质就是将不同的事物相互联系。知识从一开始,就不仅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也是对一件事物和其他事物之间所有关系和联系的洞察和认识。很多人之所以能够创新,就是因为他能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联系和关系。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莎士比亚、歌德、牛顿、爱因斯坦等,就是能够洞见事物之间的互相关系和影响,将新与旧、过去与现在、远与近联系在一起。在技术的加持下,“第二大脑”可以将所有的信息呈现为有组织、有结构的图谱,来帮助我们发现图中不同信息节点之间的联系,并且用数值来标明联系的强弱,成为赋能创新的重要手段,为深度思考提供强大助力。

第三,强势,实现“核心突破”。“第二大脑”依托数据库,可以拥有清晰、准确、有序的网络立体结构,辅助大脑系统化思考,帮助构建价值体系,形成效率和认知的双重突破。

当今社会,个人的输出效率是决定成就大小的关键指标。高质量地输出稿件、输出思想、输出创意,就能让自己“雄处囊中,其末立现”,成为事业的赢家。正常情况下的输出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断寻找和组织素材,随时判断每句话的准确性、逻辑性。也正因此,个人的输出成为很多人成长的绊脚石。如果有了“第二大脑”,

就不需要字斟句酌。无论是演讲,还是发表文章,只需要找出相关记录即可,在这些记录中已经包括了一些核心的观点、生动的例子以及先贤的思考等等,只需要重新整理、组合,彼此建立联系,就能够形成崭新的作品,输出的质量和效率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个人的品牌和核心竞争力自然也得到突破性提升,成功自然也就近在咫尺。

相比于输出效率的提升,认知水平和层次的提升则是根本性的。影响个人认知的主要因素是社会影响和个人经历,而个人经历则是认知的关键。一个人在经历了很多事的同时,会依靠自己的判断和思辨,通过不断地积累,慢慢地形成自己的认知。这个步骤也可以称作“记录、反思和提炼”,管理学上也被称为“PDCA”循环或者复盘。人类的大脑很可以将细节遗忘,但“第二大脑”的记录功能,可以事无巨细地详细记录,满足沉淀、思考、凝练的需要,进而高质量重塑我们的认知。如果从10岁开始算起,每个人会有50年到70年的时间来打磨和建设“第二大脑”,形成涵盖一生学习和思考过程的完整数据库,从而构建出完整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不仅可以提升自我认知,甚至还可以将其传之后世。

阿基米德有一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地球。”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离成功更近,“第二大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坚实的支点、高耸的肩膀。借助它的力量,相信每个人都会行得更远、创造奇迹,而未来的世界也将更加璀璨、更加美好。借势者智,借“脑”者王。《第二大脑》,借给你这张通向未来的路引。

文化寻踪

阅读大地 书写大地

方怀银

迄今为止的三次工业革命,促使人类的生产力得到空前提高,丰富和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工业文明高歌猛进的时刻,诸多西方学者听到了“人”并不“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上的警钟。

1933年,英国哲学家利奥波德主张把伦理学领域扩大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只有“对其他生物伙伴产生一种同胞感”,人类才能安全地栖居于大地上。当这种感受升华到哲学层面时,大地伦理(land ethic)诞生了:“从生态学的角度解释历史,清楚地说明人实际上只是生物体系中的一部分。迄今为止仅用人文观点来解释的诸多历史事件,实际上是人与土地之间的生物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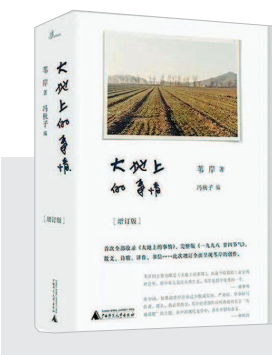
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是苇岸所崇仰的,其源头是在1986年冬阅读了诗人海子介绍的《瓦尔登湖》。这本书,让苇岸获得一次新生,“它使我建立了一种信仰,确立了我今后朴素的生活方式”,也最终导致他的创作从诗歌走向散文,“我幸福地感到,我对它的喜爱,超过了任何诗歌”。一路下来,列夫·托尔斯泰、泰戈尔、惠特曼、利奥波德等确立了他的信仰,塑造了他的写作面貌。1988年初,他写了第一篇散文《去看白桦林》。在这篇文章中,大地伦理已有所体现,“我深信它们与我没有本质的区别”,“我相信,白桦树淳朴正直的形象,是我灵魂与生命的象征”彼时,他有一份令人满意的工作,与社会可以保持必要的距离,夜晚授课,上午阅读和写作,暑假自费旅行。他去观察自然法则,并相信在人类似社会中同样适用。1998年,他选择北京昌平一处农田为固定地点,实地观察、拍摄、记录,进行廿四节气的写作。1999年,在病中写出最后一则《廿四节气 谷雨》后,39岁的他患疾而终,留下了平易而朴素、庄重而熠熠生辉的简短篇章,至今,仍穿越时间和读者的心灵,触发我们去思考大地上的事情。

大地伦理在今天被很多人接受,虽然多是在理论层面或者口头上。相较而言,离世20多年的苇岸至今仍是个异数,因为他保有“一个作家应有的与万物荣誉与共的灵魂”。他的作品直接奔赴于大地伦理,“我是生活在托尔斯泰和梭罗‘阴影’中的人”。梭罗在瓦尔登湖,利奥波德在沙乡,苇岸在昌平,阅读大地、书写大地。

海子死后,苇岸不无感慨道:“他身后的一切,还仅限于朋友们私下的种种努力。”吊诡的是,他的这份感慨也在自己身后应验。其生前出版的《大地上的事情》只有14万字,印了1000册。2014年出版的《大地上的事情》,编选了苇岸关于自然写作的所有成形作品,13万字不到。而苇岸何以成为苇岸,对于社会及其文明进程的意義和影响何在?林莽、张秋子、韩小蕙等一众朋友,以及苇岸的家人历经数年辛劳地搜罗、整理其作品及后续传播情况,于是有了这本增订版。

增订版以苇岸生前编定的《大地上的事情》为基础,新增未曾辑录成书的散文、随笔20篇,诗歌22首,书信一封,译文两篇,分成七辑,为其作品目前为止最全版本,还附录《苇岸生平及创作年表》《苇岸作品的后续传播》,整体篇幅有30余万字。如此,他各类体裁的作品际会,汇聚其独有的“精神元素和艺术特质”,展现出大地伦理的生长与蔓延,提供给读者更为深远的认识空间。

正如作家林贤治所说:“苇岸的存在是大地上的事情,他与大地同在。”始终发自内心地追求大地伦理,这是最好的归宿。



《大地上的事情》(增订版)
苇岸 著
冯秋子 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